

语言类节目的“招笑”不那么简单



在语言类节目中，“笑”往往被视为最直接也最有效的反馈。轻松、解压、获得快乐一直是相声、小品、脱口秀等语言类节目常被期待的功能。只要观众笑了，作品似乎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。然而，当“好不好笑”逐渐成为语言类节目几乎唯一的评价标准时，我们关于“笑”的理解是否被简化了？特别是当下，喜剧形态不断丰富，语言类节目所面对的，早已不是如何制造笑点的单一命题，而是如何在观众、作者与演员之间，形成一种能够被共同理解和认可的笑的逻辑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让笑成立本身就是一项涉及三个方面的系统工程。

对观众而言，走进剧场或打开屏幕，本身就是一次主动选择。他们愿意将时间交给演员，期待的是一种区别于日常生活的轻松体验。观众需要从日常中短暂地“跳出来”，还能在笑过之后从生活中找到这种“笑”的深意。这种期待包含着对作品质量的基本判断，不仅在于有没有笑点，还在于这些笑点是否自然、是否可信、是否值得回味。

早年的观众或许更容易被情节推动、被包袱密集的作品打动，而当下的观众，在经历了大量喜剧内容的“训练”之后，对

“套路”的识别能力越来越强，也更容易对重复表达产生疲劳。很多时候，观众产生的笑并不直接来自段子本身，而是来自观演预期被打破的瞬间。当作品中铺垫被巧妙反转，当观众熟悉的生活经验被重新排列，当一句看似平常的话在特定语境中突然“站住”，笑便自然发生了。这种笑是被邀请的，被引导的，而不是被强迫的。这也在提醒创作者，观众的笑从来不是理所当然的回馈，而是一种建立在期待与信任基础上的情绪回应。

对于作者来说，很容易将自己的“表达欲”当作全部的“创作动力”，沉浸于个人经验、个人判断，甚至个人情绪之中，却忽略了作品最终要面对的是具体的观众。真正成熟的创作，往往不是单向输出，而是不断向观众靠近的过程。这并不意味着迎合，而是一种视角上的转换，从“我要表达什么”，转向“观众能否接住”，进而重新审视自己的创意是否成立。

一些作品之所以没能在舞台上打响，问题并不在于题材陈旧，而在于表达角度过于自我。作者过于沉浸于个人机智之中，却忽略了观众是否拥有足够的情境支撑，这时笑点便是悬空的，这样的创作没有完成作者与观众之间的“共谋”。好的语言类作品往往在创作之初就假设观众是“在场的”，创作者会考虑观众的生活经验、认知背景，甚至对某些话题的敏感程度。笑点不是被抛向观众的，而是被一步步引出来的。从这个角度看，作者的自我克制恰恰是作品成熟的标志。当作者愿意放下炫技式的表达，把聪明藏在结构里，把情绪交给人物，把判断留给观众，作品才真正具备了穿透力。

如果说作者完成的是作品文本的结构搭建，那么演员要做的则是在现场的立体呈现，演员并不是作者的“执行者”，而

是创演链条中不可或缺的“完成者”。演员要通过动作语言、节奏控制和情绪调度，让文本语言在舞台上变得可听、可视、可感。同样题材、相近结构的作品，不同演员呈现出的效果往往差异很大。这种差异并不完全来自演员个人的表演技巧，更多来自演员对人物关系、情节逻辑的认识和理解。成熟的演员在舞台上往往并不急于“抖包袱”，而是先让人物“站住”，让角色行为在故事逻辑中自然推进，笑点才会随之浮现。与此同时，演员也需要警惕对即时舞台反馈的过度依赖。当表演过于追逐掌声与笑声，演出节奏很容易被打破，人物塑造也可能被削弱。真正有力量的表演是在感知到观众反应时，依然能够保持对作品整体结构的把控。

回到“笑”的本身，它之所以成为语言类节目社会价值的核心元素，并不仅是形式上的需要，更因为它回应了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诉求——观众想在现实中获得片刻的松弛与共鸣。然而，当笑被过度工具化，它也可能迅速变得空洞。语言类节目最有力量的时刻，往往发生在笑声渐弱的瞬间。当观众意识到自己为什么会笑，当某个看似轻松的情节在回味中显露出生活的质地，作品才完成了它更深层的表达。这种笑不是消耗式的，而是具有余温的。它可能来自对现实的轻微刺痛，也可能来自对人性的温和理解。观众在笑声中获得的不仅是快乐，还有一种被理解、被陪伴的感受。

从这个角度看，讨论如何让“笑”成立，并不是要求语言类节目承担过多的社会功能，而是提醒创作者、演员与观众共同珍惜“笑”的价值，笑可以很轻，但不能很空；可以很快，但不能很浅。当语言类节目能够在这样的共识中不断生长，它的笑声才会真正经得起时间的检验。

据《光明日报》作者：邵玉茹

音乐剧不该“人大于剧”

“今天晚上，我要去解救‘人质’。”如果你在社交媒体上看到这样的帖子，不用紧张，更不必担心，你可能只是刷到了一个音乐剧粉丝。在粉丝眼里，喜欢的演员是“人质”，他被品质不高的剧目“绑架”了，所以要买票“赎回”——观众的这种自嘲，其实反映了某些音乐剧“人大于剧”的问题。

当前，音乐剧已经成为中国演艺产业令人瞩目的艺术类型。《2025 中国音乐剧市场年度报告》显示，2025 年全国音乐剧演出场次 1.97 万场，票房收入 18.07 亿元，观众达 818.59 万人次，在舞台艺术领域遥遥领先。但这些数字背后，一些音乐剧品质不高，只是凭借演员人气吸引粉丝反复观看，才取得高票房。

有一说一，音乐剧市场的蓬勃发展与粉丝的青睐密不可分。2018 年，综艺节目《声入人心》火爆出圈，阿云嘎、郑云龙等演员成了大众熟知的明星，带动音乐剧市场规模显著增长。除了大制作外，以上海亚洲大厦为代表的小剧场音乐剧的驻场演出，通过营造不同于传统剧场的观演氛围，使观众和演员形成更紧密的情感连接。观众会为了一个演员反复看同一部戏，“人大于剧”的现象开始出现。

当演员个人的权重大过剧的质量，弊端便显而易见：一些制作方将演员视为筹码，过度依赖粉丝经济，忽视作品的打磨，弱化了审美价值和思想深度，同质化现象突出。当剧目失去艺术价值，仅靠人气支撑，演员离开了，剧目就下架，这种因人设戏的风气，不利于行业的可持续发展。

音乐剧的核心魅力，在于剧情、音乐与表演的有机融合，演员的价值最终要通过作品得以彰显。2025 年，香港音乐剧《大状王》首次北上内地巡演，引起了强烈反响。这部剧并没有内地观众耳熟能详的明星，但凭借富有深意的故事、丰满的人物塑造和多元的音乐风格，成为现象级作品，北京、上海等地门票全部售罄。同一角色不同演员的演绎，并未影响观看的目标人群，反倒令整个故事呈现更丰富的面貌。作品本身质量过硬，也让年轻演员更快成长。

包括音乐剧在内的文艺作品，更应注重“戏抬人”，然后才是“人抬戏”。中国音乐剧走过了“从无到有”的阶段，站在了“从有到优”的关键点。只有让作品回归艺术本体，将剧本打磨、音乐编创作为中心环节，才能让这一深受大众喜爱的艺术形式根深叶茂。

据《人民日报》作者：任飞帆

艺术展首先要姓“艺”



在策展人概念诞生之前，展览几乎不存在议题，展览的好坏由作品本身决定。1874 年 4 月，莫奈、雷诺阿、德加、西斯莱等在内的一群年轻画家在巴黎卡普辛大街一间公寓举办了“画家、雕塑家和版画家等无名艺术家展览会”。印象画派由此展的莫奈作品《日出印象》而得名。这个没有议题的展览，却在西方美术史上具有里程碑式意义，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。民国时期的上海，每天上演着大大小小诸多艺术展览，如天马会、决澜社、白鹅画会、上海美专等社团学校的展览，或某位大师的个展，无非在某报纸一角刊登一则广告，在展览场地门口挂上条幅——“某某作品展”，虽不乏“大杂烩”，但都在当时体现出较高的艺术水平或极为进步的意识，为我们描摹出其时中国近现代绘画发展的轮廓，彰显了海派绘画的丰富与多样。改革开放后，上海艺术展览激增，展览名称质朴简约，如 1978 年的“法国十九世纪农村风景画展”，没有议题和策展人，却让观众为之痴狂，不少人甚至半夜排队。1979 年的“十二人画展”，仅以参展艺术家人数作为题目，却以上海画家们先声夺人

的现代绘画展示，在上海乃至中国现代美术史上彰显出不容忽视的意义。

时代在发展，艺术展也得以升级，开始出现大大小小的议题，有些讨论艺术本体，比如呈现艺术某一方面的发展，有些则用艺术的语言展开社会议题。随着策展人制度的建立和普及，议题越发被重视和强调。优秀的展览会围绕某个议题展开，或趣味盎然，或发人深省，或回顾过去，或活在当下，或展望未来。但仅有议题未必能打造出一个优秀的展览。因为艺术展览不仅仅靠议题支撑，策展人的存在意义也并非只停留在给展览想个议题，甚至为了议题，放弃作品的艺术性，拉到篮子里就是菜，将作品沦为议题的叙事工具。试问又有多少观众会在观展过程中，每看一件作品，就将其与前后左右的作品串联起来，思考各个作品之间的内在关系，琢磨展览的议题呢？

当下一些艺术展，有的为了将“大杂烩”拧到一起，硬是给展览设置一个大而空泛的议题；有的将“老面孔”作品重新排列组合，又得找个“新瓶”，给它们戴上不同的“议题”帽子；还有的追求时下的流行

热点或博人眼球的焦点话题，例如人工智能、数字化、地域研究等，绞尽脑汁将展览的议题向之靠拢，生拉硬拽一些作品组成展览，仿佛没有议题，展览便不能成立，策展人便不够专业。还有些展览，将艺术创作和研究领域以哲学作为方法来拓展艺术边界的做法，套用艺术展览策划上，把议题包装得故作高深，以此来显示展览的高度和策展人的水平。有一届上海双年展，策展人将展览主题打造得佶屈聱牙，似乎非要观众进入策展人的规定语境中，引发负面评价。

艺术展并非不需要议题，但展览的平庸与否并不完全取决于议题的高低精粗。优秀的艺术展不能只有议题，艺术作品也不能完全沦为讲大道理的工具。艺术是具有功能性的，但首先要建立在艺术作品的艺术性上。观众走进展厅是来看“艺术”的，不是来看“议题”的，艺术展首先要姓“艺”。更何况，当今一些艺术展览的议题叙事越来越宏大，探讨的东西却越来越空洞，甚至脱离人民群众的生活，空心化严重，与此同时，作品的题材和表现手法却越来越局限，越来越拉跨。这不是一种健康的艺术生态。

好的艺术展需要策划，也可以设置相应的议题，但前提必须要有艺术，为大众打造既讲艺术也有思想的高品质展览。有时候一个能与观众共振的主题，加上精心设计的展览叙事而不是议题叙事，让观众静静品读、自由联想，或许也是展览的一种境界。据《文汇报》作者：黄一迁

